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十

聖湖　高汝栻　輯

高鼎爔
　鼎焯　正

熹宗悊皇帝紀

帝光宗貞皇帝長子，王才人所生。時年十五歲。光宗崩，即皇帝位，戊申九月初六也。在位七年，壽二十三。上諡號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勤穆莊悊皇帝，廟號熹宗，葬德陵。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朔，大學士劉一燝請開經筵日講。上以十二日開講經筵，于二月內舉行。○部、戶部、九卿、科道官會議邊餉，務求畫一長策，不得動以請帑為名。○大學士孫如游入閣辦事。○以顧起元為禮部尚書

此疏極透徹明白

御史郭如楚劾其辦病雖宜秩宗可以養病卧理耶

上怒奪其俸吏部尚書周嘉謨疏救釋之

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

夫冬楊漣移宮一疏忌者疑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如游之門其大罪也疑漣爲之雖漣于是上疏乞歸然惴死之禍終借移宮爲題究哉

馬逢皐日楊漣移宮一疏案 上忠直之褒舉朝有居功之疑夫憶去歲八月三十日先帝疾革言選侍之封當發者科臣李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入乾清毋甚歲親 皇上左右手者劉一燝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尤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等也上移宮專疏者台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宮者科臣楊漣也疏下抄參者禮科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則科臣惠世揚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當疏下抄而抄參者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同之不獨一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之亦不得一漣乃罪猶未誅而發瑞罪者先作楚囚之悲 聖朝初安

而諫罪弼者，巳爲江上之客，甚可憐也。其意總爲
移宮一事。夫移宮何罪？其無罪者，可以稱功，亦非罪，皆
日有罪，罪在攻大璫，功在安社稷，亦以大罪
小宜留，不宜去，去則忠者退，而邪者進矣
命大學士韓爌、前天壽山覆視 光廟吉地，并謁 皇
祖陵寢。○戶部尚書李起元借發帑金九十萬救遼，
上命發五十萬解經略，如法給散，官兵須不得那用。
高汝栻曰：時泰昌發帑，已解六十萬兩，又有新餉
欽賞，不下二百餘萬，此時又發給五十萬，應之真可
收六師之氣，而非三韓之色矣，未能犁庭掃穴，光致
喪地失師，遼之將吏，又何顏以對 皇上也。
正月二十二日，上行冠禮。二十六日升殿，受羣臣朝
賀。○以黃汝良爲南京禮部尚書。○復駙馬王昺賍養
租田。○海運遭風，命撫臣祭告海神。○草場火。○免覲

藩貢馬○陵軍挾賞鼓噪長陵軍原係五百名監開一千二十八名匿多 寡已屬支吾又開下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九名看守壽宮軍人六百名天壽山守備下城標軍九百四十五名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名皆廝類似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棍坐地指使陵糅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恃帖強討籍伍皆空冒濫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則又妄稱舊制先事阻撓閃糅鬆逃而不使行道臣項艮梓一意清查不恐諸監所為諸軍劉馨等遂羣然鼓噪無復體統事聞下馨等為首者于獄 廢監李受等責降有差 艮梓李以

此事去官海內寬之

二月初二日正辰刻日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光白焰。甚爲閃鑠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與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月但色黯淡如月在龍日暈上并圈中約有數丈許精彩青紅如虹狀。其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高汝栻曰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月于時大秦麼日生騎視茲變毫無差別未幾撫順陷因十七年二月遼上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日色黃縣晝晦火未幾王師覆沒殺戮更慘是歲正月已有日暈茲且再暈既無日不風日不雪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未幾西河淪沒赤子罹凶民心二變風亦三告矣時有犬某在側目不但衰狀也蕭墻之禍起在君側矣予日何以言之友曰所傍存耳

物歷其上背左右偕霱之象條浪氣色光不射月皆大體旁落之徵未几逆璫用事大有倒持今懷之始信其說不誣、

法司定楊鎬失悞軍機、李如楨失陷城寨律各斬、秋後取决、　上從之○陳槐目認皇親混淆真偽、刑部審

上命從重擬罪○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建言得罪降斥謫戍諸臣請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等○遼東總兵賀世賢收納降夷二次共四百三十名有奇下部、參酌慎用、○奉旨嚴責御史賈繼春以其疏有李選侍雉經　皇八妹入井二語、出于何項、勒令回奏繼春以風聞對

上削其籍為民○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修神宗光宗

遼陽所恃務猶藏者全在奉集三城而瀋較奉集更重從此百餘里直走遼陽中無阻隔可抵矣

兩朝實錄○京師風霾　上傳命兵部九邊嚴加防備務保萬全禮部恪勤職業共圖銷彌

初三日風霾初六日又大風霾俱從東南方來並上來黃塵蔽天竟時不解

東夷大舉入寇深入虎皮驛瀋陽消息不通商賈先哨將近遼陽河西兵半徵東赴西虜打喇漢塞令等近邊住牧差夷乘途挾賞事關　朝廷大震○召還科臣楊漣李若珪○封郭振明惇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伯○吏部會議移宮始末奪御史張愼言為弘圖王大年俸有差自賈繼春揭出而紛囂不已　下部會議張愼言等為兩解之詞王大年不俟會議先攻繼春　上

聖心已洞見矣

怒初欲重處繼以輔臣疏救止奪俸○保定巡撫胡恩伸薦原任按察使邢雲路精于厤法宜起用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推筭太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筭二刻驗之果然人多異之○二十七日昭和殿災

兵科朱裳查勘遼事 上熊廷弼功罪 上曰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俟有及時起用之旨

高汝栻曰自廷弼去而遼事不可支方其任事纔十餘月遼瀋之頹城如新衣勝之人心復定至來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衆童入遼官民士庶遮泣而思遼道而代之爲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其功不小第其性甚急切刻期奏報鄉紳青衿役無剝免又摑打各弁斥逐[illegible]民是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寔耳若勝心所激屢疏[illegible]辯終我晉屬寔乖大臣之體廷弼功在存遼罪在[illegible]憾而言激之。

海州吳金祖叛、金祖原名劉光先、又名吳太真、以斥弁鼓煽、乘東南空虛、逞亂焚殺、刧屯攻堡、議者以海運入自盖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請兵防守、并勦殺渠魁、都安修從爲是、鎮守李光榮等遂議分營圍山谷口、忽報賊至、坐營黄毓秀迎擊、斫傷却走、賊追赶過河、遊擊高中選、叅將胡國臣、復迎戰、國臣中傷、光榮聞急、率衆奮勇合戰、我兵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奔匿巢穴、兵追入峪內、焚其巢、吳金祖死于軍中、而賊平、○
上命褒郵遼左陣亡諸將、劉綎等賜謚立祠、文臣潘宗賢等贈廕亦各有差、○奴酋十一月、犯奉集堡、監軍道

尤賀兩師風稱勇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

砲裝藥即潰此天助奴也

朱萬良所統之兵皆經臣標下之兵極精選鬬士赴援一遇賊鋒輒遁事反引賊

高出與參將張名世嬰城固守、發滅虜砲擊之、尋遁去

十三日、攻瀋陽、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賊李永芳、遣二夷持書來招降、賀世賢斬夷卑上、火其書。持鉄騎獨當南門外、撲殺奴甚衆。力罷、退保南門、賊衝入城、遂破、世功死城下、賀師從西門遁、衆軍城上發砲、裝藥即潰、賊蜂擁過濠、瀋旣陷、奉集亦失、遼陽驍卒勁兵、半萃于此、是時遼兵不滿萬。朱萬良、姜弼、擁兵駐虎皮驛、為奉集聲援。俱不戰。獨用世祿等力戰、兵半濟河。敗白標賊。又敗黃標賊。最後紫標賊。圍我兵。使有應援、賊必不支。萬良等觀望不救、世祿敗、兵遂殲焉、我兵畏奴如虎。一

深入卒遇王卒以殉不亦甚亂之徒乎

瀋陽無數餘砲火藥皆入奴手則我之長技與賊共之

武門賀降奴非也

日奴狂逞以來長驅敵鋒常未關血戰一場今雖衆皆不效力

見心裂無敢戰者。十五日敗報至遼陽。始催各路兵守遼。而賀世賢屯立木山。山當華夷之界。衆議以賀降爲恐。經略手書白咎使使招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遼城疑爲西虜。遂舉烽。世賢駭遁去。第使人來云。得當以報也。後遼亡。賀無依。遂爲衆所殺。○東夷攻克瀋陽。遼鎮益危。　上命會議目前防禦應急長策。并趣輔臣劉一燝。餉務尚書李汝華。急出視事。○禪將周敦吉、吳文傑、石柱司、秦邦屏。大將鄧起龍。與奴大戰。覆沒。　瀋陽報急。禪將周敦吉直前薄賊。謂內外夾攻。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及瀋陽陷。諸將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

扁而就其戮類矣竄可以愧命生小攜之留矣一方戰圖斯兵時未爲良莫淵領兵而前一與戰戰遂披靡離四分散三將千者皆從中正氣低甚楚沒數年似家無立錐測其情爲几

救。潘乃在此三年。何爲秦邦屛、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河南札營兵既渡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擊、斬賊二三千人、賊却復前、如是者三、後虜至益衆、諸軍饑疲、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屛、皆戰死、鄧起龍等、李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甚衆、火器盡復接戰、良久乃敗、大將稗將、一時盡沒。○起鮑應麟、爲祠祭司郎中、劉宗周、儀制司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起用原任兵部侍郎熊廷弼、命地方官敦趣即日就道。并推補尙書許弘綱、侍郎張鶴鳴、王在晉、

不能保

奴之新策不過木梯亂石造次苟完奴之兵馬自矜鑽得數亦有限總之奴之人心一我之人心但奴衆背用命我兵善進取故因循退縮幸至不敗耳

稱佾稽疾追任事○添設職方司主事范鈁取如把○迎王之宋、刑部浙江司主事○奴兵犯遼東、經畧袁應泰、巡按張銓、監軍副使崔儒秀、何廷魁等死之、十八日、奴渡渾河、十九日、至四里鋪、袁應泰、督催總兵尤世祿等、領兵拒敵、斯時遼陽士民等、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今欲守遼、必須力戰、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應太軍容劍佩、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樓、各道有傳令箭、撤所伏兵者。于是賊徑渡太子河。廿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應太捧尚方劍、趣諸將以

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至殘至今幾無剩義竟至既掠村落驅髮男父殃及可恨

下驍勇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南門相對發放火器之兵不支經臣急退入城先是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當斬萬良乞貰罪自效寧死于敵是時遂深入敵陣而死應太夜宿軍中二十二日昧爽傳令城中散米麾炊給戰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賊突犯其前應太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扇城門緣故譁傳賊已入城監軍高出下城出走人心遂亂俄而賊又從西北隅扳開洩水官軍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燒茅屋賊不能立乃解號結營東南堅壁無動第掠輜重糧食爲久駐困城計我兵欲與累奴遂以騎兵攻東

牛維曜之落水扶傷與高出之下城出走翔越逃矣

應太之死分固應耳然十萬生靈狀堡墨肯四海物

門、應太趨東樓指示擊却之又以步兵攻小西門列挨牌河西岸縛草人于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竭我兵力廼縱游兵掠入門板桃秋實欲併橋夜渡城下應太抽別隊兵增守西堞備之是時日已晡乃出各監軍催督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所射落水扶傷而起城上士兵大驚亂至二十三日韃賊東西兩處夾攻甚急張銓偕守道何廷魁向應太慷慨矢死應太曰太不才微向方寵靈固誓以身死速投無闔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西河計太死且不朽張銓曰銓血性男子盡節急公不敢後人死甚爲

力盡糧竭
齋集一月
之休息者
以孫遠也
而今其已
矣

到此尤佗
貪生者那
得不望風
乞降宋三
邈回博哉
曲縱論而
斷不肯伏
終從賊此
心如鐵矣

毛而敢汚腥血耶各門併攻益急火器已窮小西門火
起遂有開門應者城內大亂應太知事不可為亟使人
送揆臣出城自身佩印劍引力自裁監軍何廷魁沉妻
女于井以身繼之崔儒秀與徐都司痛飲自縊遼遂亡
遼按張銓既出城旋回署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
故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永芳聞于奴奴
遣人來迎共擁之出既至奴責以拜銓張目大呼曰吾
天子憲臣豈為賊拜奴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汝小醜不
久滅亡吾豈從賊胡不殺我奴怒令人持去　兵之比
出復呼回又以好言慰諭銓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舉

古云士死擾爲不殺尋因誤想乞死于勢得死所矣

忠信可行蠻貊於銓之謂乎

刀欲斬銓引領以受奴子手縮奴曰送汝歸何如銓謂力不能殺賊無顏歸迯死為幸奴知不可奪令與送不就以馬送不就令二人扶之上馬還署中諸生及衛役從者尚有數十人至署門對署八拜遂自縊死奴謂李永芳曰此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遼人及奴部咨嗟嘆息立廟以祀○遼城既亡賊入城出示安撫百姓令李永芳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統兵在外者見勢不敵乘夜西奔至三岔兩至海上賊且四出擄掠士民冒鋒矢扳崖隳嶺幾日無煙三岔以東盡作腥羶三岔以西搶攘奔潰蕭雞一撤廣寧因而風鶴悲

生員亦勇矣哉

夫。○四月丁丑，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賊兙遼陽，下令括民衣，又于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憐辱多縊死者，添三衞掌印官，共八衞，分投筭民造冊，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又籍東人，家有五人出三人，三人出二人，隨營給配，復殺遼人狀貌可疑者，俾其頭目坐西門，點而殺之，有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斫殺一頭目，諸子持梃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僉呈無計，百姓乘亂走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夷復命其子領衆操標，探河淺深，

逆叛將金玉河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拏擊殺之○○選中宮選定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命修山海城其城原脆薄砲打即裂無廓無池計難持守議于城內那厚舊城之半城外築廓以護廓外里許自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引海水入注置聯橋于上緩則設而急則撤以大木為鹿角柵聯置兩岸建鋪窩潛具火砲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云○叛臣黃衣伏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收糧于遼遼陷不死剃頭降之逆芳引以見奴奴衣以大紅蟒衣與騾一頭同三僕送

出招搖過市熒惑羣聽欲舉西河之地拱手授賊撫臣并其僕捕之遂梟于市

逆原任監軍高出下部獄瀋陽既陷出已挾眾逃海州海州城空三岔河為賊所據逃至益州適有張楊二同知艤舟以待遂度登萊且揚言不如棄河西以全力守山海　御史劉廷宣劾之曰棄廣寧即棄山海棄山海即棄薊鎮一惑此言將聽經撫之疾呼而不應即應之亦不甚急而天下事去矣　上命錦衣衛逮繫于獄

東虜既克長安堡遼陽大兵奔潰三岔一路烽火斷絕

上命嚴防西虜

張新諮曰可畏哉日將奴之計而不自覺敗壞封疆始發君父以至是耶昔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凡遍海內王裁王守凡元剩謀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急其實奴急而我不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爲犢爲悍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我陷我械堅其不血亦勿連西虜撓同應響瀋陽陷而遼陽有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便求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山海以東岌乎殆

非我國家所有也

升薛國用巡撫經略遼東病解免命王化貞代之

兵部請郵指揮赴難撫按道將等官張銓尤世功陳策崔儒秀何廷魁等從之○十九日 皇上行加冠禮

上冠禮

二十七日大婚禮成羣臣慶賀 三十日文武命婦朝

大婚禮成

皇后于武英殿各 上箋賞賚有差 冊封王氏爲貴

誅奸細

妃、劉氏爲純妃○磔大逆劉保于市、劉保舊充兵部長班、再踰遼中道撫素與李永芳通好遼陽將領、籍爲宿穴與奴傳報、寫提塘名色票票驗放出關報銀每月一百兩併其答永芳書獲之因磔于市其子於翰等皆斬、黨與妻孥、以次誅戮○上以龍飛首科開廣解額○○○

陶廣解額

熊廷弼既蒙復召廽上疏乞敕中外臣工、各換肺腸、真心實意愛國籌邊早圖恢伏并保黎臣高出錄用、上優詔答之命降高出二級戴罪立功○迨涼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兵副使瑞徵

真心實意四字臣子肯用者僅國家受用不盡

迨事佐急、二臣先後引去、撫臣泰之盛明內潤爲甚矣、

敗衄之後不加罪懲反一加賞

奏 聖德其高厚矣

甘霖

一

既已改除安吏日何功報啓

賜祠額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上遣御史方震孺、賫金幣出關賞賚攸鄉將士官兵

六月久旱、皇上宫中虔禱素服御門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霖千里○大婚加恩輔臣劉一燝、韓爌等○禮部請臨幸太學初部擇八月初兩 上以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行、命于來歲舉行○黔省苗仲猖獗總督張鶴鳴、蕩除報捷、叙功加恩有差○推漕運尚書李三才、左僉都御史王德完、劾之時吏部會推九卿、集文華殿、鄒元標欲用三才、御史房可壯後力薦謂在國

家無事、猶可不用、有事之日、不可不用、又曰、楊嗣奸雄
終懷戰慄、將諸臣謂三才用于外、則可用于內、當以白
簡從事、旋請松棚直房畫題、臺省先分不與二字加出
一手、將元標見衆不與、欲畫題而猶豫、諸臣遂不畫而
別德完上疏曰、昔人稱曹操亂世之奸雄、操沾沾自喜、
三國至今九千年、豈又有孟德耶、又曰、大臣望重、何得
首鼠兩端、元標謂爲譏己、遂欲于熱審後乞休

按三才有才而狠、人多畏之、是以彈章相至、不能安其位焉、

發遣盧受于鳳陽孝陵衛充淨軍、以其通謀劉保也

御史方震孺、以章奏繁多、政府壅閼、請以翰林四

員分閱章疏以收協贊之益。上不允○削姚宗文籍爲民調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于外。上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本于三元回籍由于宗文故降削有差

七月加熊廷弼爲兵部尚書經畧遼東賜勅書尚方劍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發帑金以佐軍餉并賜一品服色加賫銀幣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官倍餞隨行將領各軍咸賜銀幣於七月十三日起行出關○

直隸巡按李凌雲奏言援遼官軍枉道擾害下部知之

南汝栻曰援兵搶惡在在見告初猶于沿途驛遞耳漸假搶掠至于仕宦青衿布行韃肆碎門需索搶掠一空甚則索金錢不足剝及衣服奪數轡不足傷及馬匹最可駭者狀妓于鄉紳之門流連爲三日之歡

目中豈伏有法紀哉、河南撫臣梟示一二、凌少禁戒、
然非三尺法不足懲梳重之勢也、凌雲之奏良有以夫、

部奉聖夫人客氏男侯國興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蔭官、先是上謂客氏撫侍勤勞、下部褒錫宜厚、部以累朝故典並無此例、 上曰、既云無例、你部所存是何典故、着比照別項恩例推廣具奏、部伏以 穆宗皇帝乳母柴氏之夫余寶授指揮同知職銜、 神宗皇帝乳母金氏之夫王鑑授指揮僉事職銜、今客氏既已無夫、皇上自為量酌、又言糾查往例、大婚之後、乳母相應出宮、今客氏當循例出居私第、 上遂官其子侯國興錦衣衛指揮、

職官朝廷之名器也、皇上如優待之、或賜金帛、或膳第宅可也、若出宮正理、其廷杖此例為重

進忠忠賢之補名也

高汝栻曰客氏之恋恋內庭不即求去也上若念其嗜昔不忍遽割者恐賜褒之念易生而凌逼之嫌亦易生漸至安身無地抵觸可憐未可知也聖王賞功之誼至是窮矣俱屬所好述鍾鼓初秘何物幺麽敢于綢謬造言多方離間投誣不已令聖衷暗移而不覺母后亦自靜而不安雖寸斬何足蔽罪耶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并請傳國以原官駐扎廣寧理糧餉從之○以兵部尚書王象乾出鎮薊遼撫馭西虜發帑金十萬以佐軍需賜坐蟒銀幣設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以王體乾掌司禮監釋內監田詔劉朝等重辟隨以劉朝提督南海子方曆受既降王安奉旨掌司禮辭未赴體乾即欲接奉因進忠以危言動客氏客氏曰你我比西李何如勢在騎虎

安賢內相
乩直如絃
死道邊讀
哉

無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進忠素畏安直、每欲殺安未決、故客氏云云、忠遂喚給事霍維華劾之、又令劉朝田詔等上疏辨寃、于是矯旨降安南海子淨軍、而以體乾掌司禮〇殺前太監王安、王安者、光宗時、服役于青宮者也、皇考憂讒畏譏、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罔敢怠玩、皇考頗任用之、然剛方梗介、不肯順使于李選侍、選侍之私人曰、劉朝李進忠等、故以移宮、銜恨安、進忠又欲殺安、遂以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爲南海淨軍、每令自裁、安黙不應、遂調圍調餔以逼安、禁絶其飲食、村民不忍安饑、或私貽一餅一餌、無不遭毒責者、安竊

其雛落間攡飯食之數日不死于九月廿四日進忠令
數人手棒黃匣口稱有旨各執金刀將安跟打立斃塞
于淺土逾數日進忠未信仍劚尸驗視猶踢而披髮抉
目焉　崇禎元年本監曹太淳上疏鳴冤奉　旨准伏
原官仍賜御製立祠以祀祠名愍勞○太學士沈㴶奏
遼左用兵方急　明旨原欲蒐羅山澤之人臣世受國
恩召募材勇損貲獎率伏候　明旨委科道一員查驗
實數着落何衙門收管訓練各材官量授職銜俾得約
束士伍勇壯厚與糧餉隨班操演以作向用之心　上
似旨褒答○遼陽失陷京師震動宣大督臣董漢儒特

挑選標兵三千令尤吉馬爌統領入衛比時兵少議令暫任通州嗣後添設巡撫招募日多一城斗大既苦不便月糧費多難于久住況宜大三鎮四營之兵紀律不一難以統馭部科欲于三千內挑選一千三百名隨經畧赴山海各兵聞之遂于夜半披掛上馬西奔事聞下兵部議謂法紀凌夷宜軍法從事但未至騷擾搶掠不可盡律以逃亦不可不正潛逃之罪仍令馬爌帶回本鎮爲首不聽招撫者行撫按梟示爲從者捆打貫耳併罰馬爌約束不嚴云

八月辛巳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言標下練兵遊擊毛文

龍領兵攸復鎮江解獲叛黨斬獲首級其南四夷承風响應升文龍爲叅將聯合進取○議祧廟禮光宗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議祧廟禮部照累朝典禮議祧憲宗太常寺卿洪文衡謂睿宗以藩入宜祧奉玉芝宫禮部侍郎鄭以偉疏言凡祔以近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是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文衡曰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武宗以偉曰是議改而非議祧也不在入廟而在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以考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遂祧乎疏奏

此何異也
前史未載

上命照原議行○陝西產麒麟　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閻寡婦家有黑牛產犢渾身腐而偏體班文天成鱗甲下地速叫數聲婦以為怪也擊之而死守臣事聞于朝　○詔免行刑○奴襲金州奴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襲之既絕我往來之路寔陰整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耳

九月壬子廣西肇慶府西門外居民王體積廳地血水噴出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體積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因掘深四尺下盡皆水無他物

皇祖陵工
成

皇祖陵工造成加恩輔臣劉一燝韓爌俱少傅兼太子太傅進中極殿廕子中書舍人何宗彥朱國祚沈㴶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子入監讀書原任舊輔方從哲廕子中書舍人孫如游廕一子入監讀書各銀幣有差

○上以客氏保護 聖躬劬有勞積着戶部擇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以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御史王心一劾奏 上以不請大體責之

王心一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造成强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此漸不可不防也語極剴切

高汝栻曰妖媪傳云進忠殺王安後手便滑盡以私

人陛秉　且結內閣設立內標帶刀懸刃畢甲出入
大內謂之內丁凡萬餘人內丁下各有親丁餘丁合
之敎萬人與客氏圓謀殺光廟選侍趙趙故與魏客
不協遂騎肯趙盡出光廟所賜金珠等陳列于案沐
浴禮佛西向遲拜哭笑良久投環而絕裕妃張業鋪
宮齊耕封禮諸于　上絕飲食閉後道中偶天雨蘭
伏樹膂淊數口而絕成妃李誕二公主而褒貯　范
賚妃久失寵成妃閟侍　上寢爲爲乞憐二逆偵加
之篩肯萃封絕飲食先是　成妃鑒裕妃餓死容于
磚木瘠絟儲各食物遂得竊食自活數日忽降宮人
妃亦不知所坐篤言急病立刳棬殺肆惡
宮中如此浸假而及于外朝噫可畏哉

免湖廣災傷田租○鎮江復陷毛文龍逃入朝鮮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值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東征將士報聞○經略熊廷弼奏言三

方控制有名無實于遼無益不徒無益而又危之廷弼

意在備重湛襲薊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馬督責鎮道勵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守而後戰也王化貞意在乘機故謂襲薊之謀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或可勉圖不欲守而欲戰也戰守二意經撫互各有主水火之勢成而遼事決裂矣

十月癸未朔享太廟　上御殿頒曆降吏科給事侯震暘三級調于外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已傳客氏出宮不兩日後降諭召入朝徼震暘上疏曰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時出時入尤爲萬不可言也

詞極剴切

言人之所不能言

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諳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驟混視聽。況中涓羣小，內外夠連，借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明徵，足垂炯戒。王聖、寵而媚、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　上怒，降之。同時倪思蕙、朱欽相、馬鳴起、相繼疏劾，皆得降謫。

方梓宮之出也，百官匍匐送喪，萬姓角崩，千宮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舌橋眼張者。又聞禮臣周道登云：神主進從勝門，一老姬長號路旁，伏靡號慟，將問之，錦衣駱思恭曰：此先帝保姆，恩寵未逍，是以悲耳。夫同此撫庇阿乳之功，適當先後繼述之際，何厚何薄，猶天。緬溯，可爲一嘆。

上日講畢留輔臣於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等閣臣出向吏部尚書周加謨相商曰佟卜年等皆熊經略所舉用籍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不知 聖上注意若輩悠悠忽忽不竭心力終必誤事爲云奈何兵部尚書張鶴鳴知之因致書熊廷弼以道上意廷弼具奏即以鶴鳴之書爲証極言佟卜年不凡嘉棟尚才沉識劉國縉慷慨任事可與功成等狀疏末又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等語蓋有所疑張也鶴鳴遂曰昨審佟養眞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眞之祖也則與逆賊近族何疑言官

旣言、皇上旣疑、遂置卜年于廣西、以展其施、使嘉穫立功贖罪、劉國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樞臣經臣、自此喙爾矣、○大逆佟養眞伏誅○奸徒陳有權倡言採礦、○上曰、前者戶部言榷稅朘削、不忍小民重苦、今以開礦啓釁、命嚴訊正法○上命發帑金百萬、給發川湖新調援兵、并加賞其統領將目、又發帑金二百萬兩、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十月以王三善爲貴州巡撫、套虜入犯延安、搶掠焚燒俱盡、且投謾書要挾撫按以殺杜總兵、遠近震動、又掠延長縣、熬子原等處、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

爾次秋日，套虜踩入，烽火達于甘泉，其實起于邀截零虜，故虜從設書欲殺杜文煥。夫虜衆闌邊深入，不能堵截以繳其職，總兵何辭以解？將大將爲虜所忌乎？且必非繳威者，因設書而掩所忌，則大將去留惡虜操之矣。議者或曰：文煥不爭則款不成，即聽虎亦不固。不見詐笑四夷乎。況虜既侮文煥，文煥豈宜解兵避難，尤當揀馬厲兵，務保明春無事耳。

虜酋銀定等犯甘肅鎮等處，參將王承恩率兵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三畏以捷聞，事下部。

蛇山賊作亂

蛇山界連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國，其西即黑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潋海等處，西南即浙江之台溫界，過陳錢，下入金鷄、舟山等路，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前海而西，即吳淞斷河、崇明、遠透進江，即狼山、揚舍及江陰孟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圍

百餘里前溪水可食可種植可製又有崇明嵩海直東五日後方到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日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巉嶺巨洋環疊出沒惟東南一門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皆為盜今流入吳浙地方險與吳浙大姓達通彼形影將作

經撫不和戰守不合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經畧旣以佟卜年事與本兵水火而本兵乃左撫而右經故撫臣決意渡河鎮江之事誇詡更甚捷報獻俘旣不會稿不送揭似與經臣無涉至部復催其出關廷弼怏怏不悅及議三方討兵餉不與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又置熊疏不覆廷弼愈怒化貞遺熊書曰 人心大奮西兵亦然若乘銳氣過河則遼陽可伏即不然

亦可保廣寧無事、熊復書曰、我輩今奉　天征討、當堂
堂正正以張撻伐、得一城、但當守一城、以爲進取之地、
一戰而後遼陽、未可知、然所守之法、與所以禦之之道、
不可不先爲謀、若第掩取爲賊所追襲、後一段之光景
尤宜深想、此十月二十日也、至二十五日、撫臣遂傳檄
河上鎮道將官、爰辦以待走馬出關、廷弼謂諸將曰、此
行聊作河上聲援、非催戰也、及熊奉旨催征、止調甘肅
大同兵一千五百、給與行粮犒賞、勒令出關、川兵五百
聞重慶有變、忽生歸想、前調近鎮之兵、將兩月、又無
至、浙兵至天津、川兵入北直、又不洽寒、拌不肯東行、及

往東廷弼止住扎右屯去廣寧一百五十里南路杜家屯一百里北路鎮武一百四十里名為犄角應援以斷奴歸路寔是淹留觀望大非同心為國之誼是以

上命會議之

會議以所既不審勢必重任其一以畢避尊當令撫臣退步尊聽經臣節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必潰西虜必解體毋亦特賜劍加銜以廣寧聽撫臣而經臣斟酌推用

高汝栻曰遼左之事上之托經撫者何如干係而或以意為愛憎以愛憎為低昂又或以舍觴為兩可所可為責成乎細觀此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議論不合也朝廷封疆莫供脈賊之報復數萬生靈莫任偏私之愛憎指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唇吻荼忠戮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鋒機列也

刑科給事孫杰劾吏部尚書周嘉謨輔臣劉一燝謂統均仰輔臣之鼻息內閣仰王安之鼻息以致中旨錯出用表應太高出胡嘉棟佟卜年致悞封疆周嘉謨上疏乞骸准馳驛回籍以左都御史張問達代之鄒元標達掌院○元輔葉向高低詡定慶二陵還恭進詩章上命宜付史館○以太仆寺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貴軍務○四川藺酋倡亂巡撫徐可求徵兵援遼永寧土司奢崇明其子奢寅久懷悖逆至是授意于土把樊龍樊虎名為統兵聽點其寔挾衆煽亂所統止七千員充一萬可求嚴為點核比校汰革老弱巳啓戎心後奢

行艱不能全應輒生悖逆龍走馬舞鎗直刺可求可求立死于是一擁而上戕殺道臣如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敘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坐營王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科道明時舉李達通判王天錫重傷踰墻而走左右挑事一時伏尸遍地斯時土兵入城聽點江岸擺列數千露刃以俟城內砲響城外應之搶擄商船燒燬民舍戮辱士女刼庫縱囚據城稱帝兵屯數萬欲襲省城及發兵四出一支扼夔州水口一支占綦江遵義一占瀘州一支把截川西棧

道全蜀震動○貴州四面皆夷土猺民貧苦仰得犵獠

老休老之類寔煩有徒永寧宣撫司鎮雄烏撒東川烏

蒙四土司安籠司泗城州據其西南南路益據思南二

舟兩江紅苗據其東北酉陽石阡平太邑梅據其西北

而黔從楚入永從平壩四衛一線之路乃滇南之咽喉

川湖之手足也黔一動滇即與川湖俱動蠢連鷄之勢

痛癢相關如此各夷種田納賦則為良民刋木嘯聚則

為叛賊趕場交易與軍民往來人不敢問獸聚鳥散入

峻嶺深箐人不能追刼虜焚殺掘人墳墓淫人妻女道

路梗奪官商神宗朝總督張鶴鳴入黔報賊儆者日十

數次道路不通者已八九月鶴鳴五年于茲苦于無粮借撫爲名因以班師彼寔不知兵威不畏國法至今蠢動兩江紅苗與楚蜀相關動爲掣肘姑置而不動者崇明耆寅久有異志乘調兵援遼乃重賄亡命奸徒及播州餘孽聲言伏王楊保晉民一時聳趂遂將沿邊管衛殺散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奔竄時鶴鳴已轉本兵知府杜天培物故縣官未任署印通判袁任携印逃之烏江賊入府城遂陷

高汝棟曰苗之倡亂非一日矣賊當初起時[illegible]必禁嚴必誅倘有所畏乃今日獲一盜賞[illegible]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暨獎之保[illegible]我[illegible]縱自恣邪兵亦不能無從遵之[illegible]

不能撫者。遣之張佃。佃之不能撫者。遣之張錫嘏。較
坍拾其殘者。而前愈肆矣。○先是爲惜寬者。歸咎於
馬戶焉戶。不知其刼部使。督代巡。戕職官。戈撓道臣
之冀其公。倘同知之告憑試青衿。僕遭屠而手被肘扭
者。架辱學見。刃劉卒。婦裸淫。炙屏上官樊。一刼一燒
絕戶者數十家。願生者千餘。命使其可化而悔禍何
至于今日。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無月不刼。尋屬者
且不能制其死命。而况無兵無餉之府縣。又可知已

賊攻合江。其勢蔓延。人民望風逃竄。職守無一足恃。納
溪、瀘、江安、江永州、長寧諸州縣。燒刼一空。惟合州知州
翁登彥、江津知縣周禮。頓兵堅城壘。挫賊鋒。不能犯。○
賊逼成都。○○○○石砫土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良玉聞重
慶之變。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裹行糧。率弟
明屏、邦屏等。捲甲疾趨。倍道踰城。扎營于南坪關。賊聞

良玉兵至押銀六鞘送求應援秦氏斬其使而留其銀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燒賊船以阻泛舟東下○賊據重慶時尚兵聚船百隻夜襲瀘州因索馬于白驛不得被居民毆死九人次早盡殺此村七百餘家其重慶城門或開或閉而時時于鼓樓痛飲酣歌笑聲徹外且擇城中婦女之美者龍等據而淫之其次分給偽將士醜陋者令出城汲水在內造飲○以張我續總督提調川湖雲貴四省軍務以祁伯裕爲南京都御史○上覽吏科甄淑遜情疏諭兵戶二部曰這本說得是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協拯危疆如彼此偏執

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于是差部科往諭稗恐心猶當毋致敗壞并諭道將等官不得規避交構

〇日暈風異十四日蚤天色黯淡不類常時及向午日輪上值中天光不射目仰視者見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西磨盪非煙非霧如盞如吞怪風揚沙一坐滇滇通天皆赤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奪其照既而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撮起焉雖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此亦非常之變

壬子天啓二年正月 皇極殿告成元旦 上御門百

布置雖好見奴便落膽矣

官朝賀○蘭酋攻犯四川城都巡按薛敷政告急嚴旨催撫督刻期應援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奏言遼局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一曰用短不如用長一曰用雜不如用精一曰用多不如用少一曰用散不如用專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上以所奏切實嘉之下部作速議覆○撫臣王化貞將渡河攻奴遣發標兵部署諸將以高出守鎮武胡加棟守盤山杜學伸以車爲守劉征以騎爲戰康應乾左輔出沒柳河以牽制奴西虜炒騎近萬精銳者三千撥屬[illegible]萬有孚監其軍以鮑承先兵二千五百[illegible]之役奴一渡即直搗黃泥窪經

臣兵直至杜家屯又恐柳河兵單薄復益車兵步兵預置河上以爲聯絡以周守麻哨卒過河誘之各道以誘其來非計也遂止

江秉謙曰朝廷越廷弼爲經界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一一當聽廷弼指揮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進退不知所以退是化貞操節制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裒戎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又安以此經畧哉

禮科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薦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寮寀界限華夷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

論短徒令知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誚急催到任以無負嶽穴之聘共佐國家之急 上從之

奴酋率兵五萬直抵西平守將羅一貫死之時奴兵五萬又益新兵五萬分兩支力攻一日一夜不下我兵砲打傷賊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上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也樹招降旗以招之一貫在城上大駡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迭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貫自刎死城內兵盡爲奴所屠○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

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為光鋒劉渠為主帥正要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為二翼退後誘劉當先出馬纔交鋒得功帥衆先奔劉渠兵見前帥奔跑而潰渠墜馬被殺此時得功便降奴奴尚不信其為實按兵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閭陽飛馳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執意先去以為民望也鄉道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不可復禦矣

高汝栻曰西平不破奴決不敢越六十里而趨鎮武今鎮武兵盡撤以趨利前屯一帶又無兵柰奴且入無人之境矣此一役也遼陽僉金孟明熊王觀王等一夕降奴者九人奴因以知我虛實敢大舉入犯

奴酋自楊林子從轉灣舖過河圍周守濂守濂從犯

檄出墻韃賊標奔沙嶺守將以西兵應之陣方交西兵遂遁賊乃沖殺我兵潰○升考功司主事周順昌爲文選司主事○部三法司訊毛文龍所獲奸細何國用佟十年劉一獻

一獻延綏標下旗鼓官尚書張鶴鳴疏奏一獻爲閣臣劉一燝兼燝因此欲致仕去

上憫遼民流移發帑銀十萬兩解賑着撫按料理以稱撫恤之意○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行邊視師加太子太傅蟒玉尚方劍便宜行事○慶陵功成加恩元輔而下效有勤勞者進秩蔭子有差○升何棟如爲太僕寺卿贊畫軍政解帑金三十萬至山海關○奴犯沙嶺發

甚危急、經撫聞風逃、奔關門、奴據廣寧將、總兵劉渠兵潰、陣亡、廣寧城內人民慌亂、畏其來者、奪門而逃、願其來者、將封府庫火藥庫、與生員拔將、俱剃頭結彩、爲歲龍亭迎奴、且聲言要拂撫臣王化貞、見賊有西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卧內、化貞方簡書閱、官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爲叛賊盜去、止馬七匹、家人半多徙走、行李四箱、以兩騾馱馱之、行至城門、爲叛民所阻、奪去一馱、化貞曰、此往來書扎無他物也、群賊破看、果無所有、叛賊將刀欲斫化貞、誤中隨行親廝一人、朝棟等馳至、持刀禦

之賊散、化貞得免。經臣聞聲、自右屯趨閭陽、此時奴尚在沙嶺也。化貞與廷弼會于驛中、並馬過寧前、因駐中前所、商議以保難民。沿途避人數千、假扮西虜、阻截劫掠、于前屯寧前諸處、難民不得前、即前者、又恐內藏奸細、經臣至關、身率親丁、杖劍彈壓收放、兵民各以次入、

化貞此舉、令特西虜謂遼瀋之陷、西虜乘机搶掠以致沙嶺高平、軍民逃散、故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永與尔秘妙化間知、遣使要我毋西、即許納款、所以不得不乘机羈縻、加賞三千六百有奇、定盟而去、虎憨兒憨遣人來言、助我殺奴、歃血為誓、又給銀一萬兩、粆化聞之、又率其五大營來取、亦加銀一萬兩、彼留候騎、爲我哨探、然夫費許多要結、許多金幣、一旦奴至、不得其半臂之力、則何益哉。科臣夏之令、謂吾避曩謂在墩亟、不在標戰、至西虜助兵目前、賞費百萬、如投無當之巵、信然。

西河失守大學士葉向高等請二十六起至二十五日
具青衣角帶待罪　上曰西河失守皆緣經撫不睦道
將等官望風奔逃以至潰敗與卿等無涉仍傳示大小
臣工協心併力共圖安攘
二月奴酋猖獗京師嚴戒計偕士子束裝先歸仕宦家
眷托故還鄉商賈罷市米煤蔬菜翔涌九門晝閉人心
惶惶降諭嚴禁○升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經畧遼東熊廷弼回籍令經邦代往經邦
上疏一而再語侵問達　上怒因經邦避難甚失臣誼
革職為民○大學士劉一燝乞休回籍以孫承宗為故

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禮科給事周朝瑞奏言經畧不可輕議更罷乞　皇上追還熊廷弼同籍之旨勅諭策勵守關便宜進取聽其弘濟時艱不從○　命錦衣衛追逮遁監軍高出胡嘉棟下于獄○　上諭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闕正法道將等一體同論○駙馬王昺清招練京兵　上以忠義嘉之○遼東巡按方震孺　上言封疆再已失守雖一貫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媮生
上命查明䘏錄併諭失事各官戴罪防守俟經撫題請

定奪○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 充經筵講官

尚書張問達侍班○命逆失事巡撫王化貞至京訊問

經畧熊廷弼革任聽勘

謝文錦曰經臣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後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撫臣伏鉞賢寔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憨外助李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墮計其中乃復催兵浪戰宗鏞不試棄廣寧馳馬而奔照失陷封疆律罪復何辭又曰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寔輕不幸與本兵相忤掣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幸而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己之勢決戰守之机豈異人任而徒詬誶囂陵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

形以致斷逃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倣游局外乎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楊茂基出鎮寧夏吳守德出鎮延綏○元輔葉向高輸俸助農　上以為憂國憂民深嘉之○以王紀為刑部尚書○以大學士何宗彥顧秉謙充考試官取貢士劉必達等三百人○奢酋兵至萬縣扎營于石梯橋我兵禦之斬其大賊頭并得級十餘顆次日為賊所誘三十餘人俱為賊斃又次日奢復困我兵指揮賀民望出敵刺殺其將名𢈬鷄子者因而奮勇前進斬獲五百餘級俱是騎馬辮髮者又次日奢兵二千有餘與黄總鎮交戰郭搃官放白扦子出陣兩兵一

此息天伏

攻將脅國困草叢中、因放火焚之賊敗往錦州退路

大兵潰奴仍在沙嶺扎營、閭河上有水其標抒已東指

矣叛將請十王子李永芳進至廣寧奴酋不敢入先使

人搜城後入因分其城中金帛至錦州錦州已爲西虜

所據奴盡殺虜虜驅其百姓子女而去。○崇奴所爲信者鄧將軍之神凡動兵必問焉神不許則不動又一李姓者綁與人爲奴看太乙數言正月初一日寅時動兵則大吉賊是以二十七日夜潛發兵三千至海州立廿九日大宴諸僞將初一日約八王子兵盡屯海州過午生十八日臨河十九日渡河遂得勝而歸

數酋進廣寧伊子領兵抵關至十三站馬驚墮地死用

紅毡包裹屍而行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遂罷兵

高汝栻曰民善馬而馬斃皇天后土寔佑皇家此一擊也何異博浪之椎胡峯之挺哉

監軍道高邦佐赴松山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絶也高永等慟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高永亦感激復縊于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爲歸其柩乎徒步入京爲佐侄世彥道之因扶櫬歸

高汝栻曰邦佐以身殉難足愧偷生於視身無弱冠之兒堂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眞烈丈夫哉若都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沒劉渠殺賊甚得落馬而死羅一貫砲打賊傷三進三卻卒以自刎皆武臣中之錚錚者矣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終